



美「中」亞太外交競合策略下 臺灣立場之研究

空軍備役上校 黃獻忠 空軍上校 尹秀媛

提 要

隨著冷戰結束、中國大陸崛起及國際戰略格局的重大變化，美國也加緊了亞太戰略調整步伐，影響這戰略調整的原因，不僅因其巨大的影響力和魅力，甚至在經濟、政治、軍事、安全、地區合作及國家戰略等層面受到了巨大的挑戰和威脅。美國重返亞太的決心與再平衡之政策，直接衝擊中國大陸在亞太既有利益，繼而觸動區域內國家新的國家戰略調整。而美「中」互動關係的調整，不僅反映出兩大強國間相互適應新關係的過程，也充分呈現出美「中」在亞太戰略競爭趨向白熱化。

美「中」雙方的互動與關係是國際備受矚目的議題，也影響美「中」臺三邊互動甚鉅。亞太地區安全局勢變化，有數項重要指標值得觀察，分別為美國重返亞洲與印太戰略部署調整、南海情勢變化、朝鮮半島未來、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政經發展與軍事現代化，而其中尤以美「中」亞太政策最具影響力，不僅牽動美「中」競合關係發展，也連帶影響美「中」臺戰略三角關係，值得深入剖析與探討。本文欲透過了解近年來美「中」雙方在亞太地區的外交策略與手段、互動交往或相互制衡的雙邊關係，研判在兩強競逐政策下臺灣安全走向。

關鍵字：亞太政策、重返亞太、亞太地區安全、亞太再平衡

前 言

中國大陸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自2012年11月接班之後，其積極的外交作為開始展現，所提出的新論述、新觀點及新思想；體

現了他獨具特色的「四觀」外交理念：「獨立自主的道路觀、和平發展的世界觀、義利合一的價值觀、和諧共生的秩序觀」。¹2014年，習近平相繼出訪歐洲、南美、中亞、南亞和大洋洲的相關國家，其後在12月於北京

1 〈習近平外交理念"四觀"〉，《人民網》，103年02月18日，來源：<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218/c367550-24393683.html>，檢索日期：2018年09月03日。

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峰會前後，²更透過各項區域會議的場合，向各國呼籲成立與美國主導的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TP)相抗衡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簡稱FTAAP)；另外還在2013年10月2日在雅加達與時任印尼總統蘇西洛舉行會談時首次倡議籌建與世界銀行抗衡的亞太地區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AIIB「亞投行」)，後續並注資400億美元啟動「絲路基金」，行銷「亞太地區新安全觀」與「一帶一路」的經合倡議；這兩大對外政策，一個以中國大陸國界以東的美國為目標，另一個則以國界以西的中亞、西亞及南亞為主要對象，這「一東一西」的對外政策，也呈現出習近平希望兼顧東向與西望的外交關係布局藍圖。

歐巴馬執政後，為使美國這個世界霸權能更好的因應國際變局，並有效維護國家利益，即開始將亞太地區作為經略重心，明確地著手於調整美國的國家戰略方向，俾扭轉其不利的局勢。川普新政府2017年12月正式公布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將中國大陸定調為戰略對手，宣稱美國在貿易

領域不再對各種違規、欺騙和經濟掠奪視若無睹。³另對美國的經濟成長與國家利益來說，必須將亞太地區的成長與動能轉變成協助美國維持霸權的助力。這可以分幾個層面來看，經濟上，亞太地區的開放市場提供美國廣大的投資、貿易以及取得先進技術的機會，美國經濟的恢復需要依靠出口貿易，所以對於美國來說，必須在亞太地區這個廣大與成長的貿易基地站穩且邁開腳步；在國家利益上，龐大的人口與經貿實力，使得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全球的穩定及進步越來越重要，無論是透過防衛南海的航行自由、對抗北韓的核武擴散，或者是確保此地區內強權國家軍事活動的透明度等等，都在在關係著美國的國家利益，所以亞太地區對於美國的未來是非常關鍵的。

然近日世局的演變中，蔡政府從一上臺就採取的「親美、聯日、制中」的戰略，完全符合當前美國戰略所需，只是美國在與中國大陸的對抗中，到底是真的想要保臺，還是把臺灣當成棋子，恐怕沒人說個準。因為美國的亞太戰略常因不同總統的政策，而有所調整。⁴

美「中」外交風格與策略

2 時殷弘，〈習近平外交大戰略漸成型〉，《紐約時報中文網》，104年1月20日，來源：<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120/cc20shiyinhong/zh-hant/>，檢索日期：2018年09月05日。

3 〈美國對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充滿戰略疑慮〉，《中央網路報》，107年02月01日，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9/6/1/8/104961809.html?coluid=137&kindid=7930&docid=104961809&mdate=0201000120>，檢索日期：2018年09月08日。

4 王崑義，〈棄台論和保台論隨時可能翻轉〉，《旺報》，107年03月30日，來源：<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330000212-260310>，檢索日期：2018年09月15日。

亞太地區自1990年代以來也歷經了一段相當快速的整合步伐，雖然整合運動進展有限，使得整個亞太地區的進步並不十分的醒目，但中國大陸崛起的發展景像似乎已在亞太地區內產生了實質且積極的效應，甚至於學習華語的人口數也日益增多，有取代英語成為亞太地區或全球主流化的趨勢。儘管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對亞太地區各國而言，新的秩序應該是更關注及擔憂的問題，而當前中國大陸的崛起對美國霸權地位的威脅也愈加明顯；亞太地區大多數的國家比較關切的問題僅是中國大陸崛起後對經濟帶來的實質影響。至於美「中」之間是否會出現「權力轉移」的可能，或許此一議題對各國而言並不是迫切的關鍵因素，所以並沒有太大的關切與預測。

在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各國似乎只聚焦在經濟的問題上。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中國大陸似乎未蒙受其害反受其益，不僅在2009至2010年間的G-20高峰會中成為最受關注的對象，同時中國大陸經濟規模於2010年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經濟體。而亞太地區也在其帶領下，成為金融海嘯以來，全球最具成長潛力的地區。⁵這些無疑都讓「中國大陸」與「亞太地區」這兩個關鍵詞的加乘效果愈發受到注目，也凸顯其在亞太的關鍵影響力。所以中國大陸的崛起與它在外交上的作為，不僅對亞太地區、乃

至於全世界的影響是明顯且不容忽視的。

儘管如此，從權力平衡的邏輯觀點看來，中國大陸崛起不可諱言的有著權力重新分配的暗示，因此，中國大陸的任何舉措亦將埋下區域安全的變數。從基本的觀點看來，「軍事力量」即代表一國的實力，這包括了本國軍事力量以及對外締結同盟或友邦在內；事實上，自中國大陸1949年僭政以來，其人民解放軍一直是鞏固與統治的關鍵因素，而隨其近年來的經濟成長，也帶動在軍事上的科技化發展，使其早已擺脫了「小米加步槍」的積弱形象。而在中國大陸自2008年底起，派遣艦隊前往亞丁灣和索馬利亞海域護航後，不僅讓美國更關切中國大陸海軍將從「近海防禦」轉往「遠海防禦」之趨勢，其前國防部長Leon Panetta 也於2012年「香格里拉對話」(亞太地區安全會議)中表示「無意遏制中國大陸，甚至希望加強雙方軍事合作」，卻又同時聲稱美國海軍艦隊將於2020年前將主力移轉至太平洋地區，以遂行其亞太地區「再平衡」(re-balance)新戰略。⁶如此的舉措，仍充滿制衡與防範中國大陸崛起的潛在意味。相對地，中國大陸則以經濟實力提供的龐大能量為後盾，並利用金融海嘯帶來的契機，逐步朝向平衡者(balancer)或潛在區域霸權競爭者(potential competitor for regional hegemony)邁進。⁷儘管目前中國大陸政府仍聲稱繼續支持東協在區

5 鄭天林，〈從G20看美中的權力與互賴〉，(東吳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1-3。

6 陳東曉，〈中國的主場外交：機遇、挑戰與任務〉，《國際問題研究》，第5期(2014年10月)，頁14。

7 王志民等，〈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政治因素及中國的對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頁1-14。

域合作進程中的主導地位，⁸但正如前述，隨著參與度提升與角色內涵轉換(從遊戲者到設計者)，影響力自然也會放大：尤其在海上安全方面，以現在中國大陸的軍事及經濟實力，要接手亞太地區整合的發言權或許僅是時間問題而已。

一、中國大陸外交思維與展望

中國大陸為了實踐將「韜光養晦」轉換為「有所作為」，習近平的革新作法體現在他積極的外交策略上達到了巔峰，截至2018年9月，習氏以元首身分共訪問6大洲61國，足跡可謂橫跨全球，在全世界刮起了一股「習式外交旋風」。習近平在外交手段上展現的風格全面而有重點，發展與周邊國家和區域合作組織的策略，是他在外交上的主要目的之一。⁹他在訪問俄羅斯、韓國和蒙古國期間，分別提出他在外交上的理念，在韓國，他提出了正確的「義利觀」；在蒙古，他的「搭便車」論，歡迎各國搭中國大陸發展的列車。另外，中國大陸在「主場外交(在中國大陸所召開的多邊會議)」同樣大有斬獲。2014年11月舉行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簡稱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就是中國大陸「主場外交」的具體展示。會議期間，習近平共出席20多場外交活動，設立400億美元的絲路基

金；在這期間，習近平還與美國總統歐巴馬達成27項成果，實踐了與美國間所建立的新型大國關係。¹⁰

而強大的綜合國力，使過去「韜光養晦」的消極做法已不被習近平所採納；轉而採取積極主動的外交政策，繼2013年所倡的「中國夢」引發全球討論及關注後，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在2014年外交展望時答覆媒體指出，於其所主辦的「亞太地區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信)」和亞太經濟合作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中冠以「主場外交」之名，亦引發熱議；單單2013年整年和2014年上半年，由中國大陸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主持的主場外交(包括雙邊和多邊)便達164場和77場，這在國際外交歷史上可說是僅有的，其在外交上的態度是非常積極的。事實上，在中國大陸近期區域安全外交政策中不難看出，其想藉此塑造「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積極參與既存的多邊平台(例如APEC)並提出各種倡議，以形塑其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立場與發言權，亦藉此回應並抵消所謂「中國威脅論」，這是其外交上的主要目的之二。¹¹

另外在2017年5月，習近平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會開幕致辭中強調，這個由中國大陸發起的經濟貿易走廊並不是另

8 郭定平編，〈東亞共同體建設的理論與實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19。

9 〈終結韜光養晦 習近平外交思想確立〉，《民報》，107年06月25日，來源：<http://www.peoplenews.tw/news/7296bc93-73dd-483c-90a6-d341941b5071>，檢索日期：2018年09月16日。

10 〈趕考2014，習近平的成績單〉，《香港文匯網》，來源：<http://news.wenweipo.com/2014/12/30/IN1412300015.htm>，檢索日期：2018年09月16日。

11 陳東曉，〈中國的主場外交：機遇、挑戰與任務〉，《國際問題研究》，第5期(2014年10月)，頁5。

起爐灶，而是與各國的「戰略對接」，並提出「一帶一路」將是一條「和平之路」，追求合作共贏，尊重各國發展道路，不干涉他國內政，也不會重覆地緣博弈「老套路」，¹²這樣的論述與觀點，被認為是歷來中國大陸領導人「迄今在國際場合對亞太地區安全問題所作出的最系統、最全面、最深刻的闡述」。¹³儘管亞太地區是個充滿宗教、人文及若干歷史情仇的複雜區域，而在如此多樣化的環境下，確實有合作及統合上的困難，但中國大陸不但積極面對此一區域問題，更在2014年11月的APEC會議中就通過「北京綱領」，取代美國成為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進程的新推手。因此，習近平在APEC高峰會上以「同事們、各位同事」稱呼各國領導人，這樣的舉動有將彼此拉近共同體的意味，也暗示著他將發揮傳統的區域平衡角色，¹⁴這是其外交上的主要目的之三。

其次，中國大陸除了2014年7月決定對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基金分別出資100億和410億美元外，10月又主動出資500億美元成立發起有21個創始會員國的亞太地區基礎

設施投資銀行，接著在11月APEC高峰會前夕又出資400億美元宣布成立絲路基金，並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11月中旬的東亞高峰會中，宣布將與東協簽署新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合作開發南海資源，並由中國國際開發銀行出資100億美元成立對東協基礎建設的專項貸款資金，隨後2017年「一帶一路」高峰會宣布一系列對外援助，包括在未來三年向參與「一帶一路」計劃的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600億元人民幣援助和20億元人民幣緊急糧食援助；¹⁵這一連串「金錢攻勢」作為，不僅向全世界宣示中國大陸擁有的經濟實力外，也靠著這股力量使其成為區域合作的設計師和領航員。¹⁶亦反映出中國大陸將更積極的在亞太地區形塑它的主導地位。

世界銀行日前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認為，世界經濟將在2018年迎來國際金融危機後的全面復甦，中國大陸將繼續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德國科隆資本市場分析研究所的預測得出同樣的結論，就是中國大陸經濟的長期增長趨勢。科隆資本市場分析研究所所長馬庫斯·查博表示，儘管中

- 12 〈一帶一路高峰會：習近平發表開幕演說 盤點會議五大看點〉，《BBC中文網》，106年5月14日，來源：<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39912231>，檢索日期：2018年09月08日。
- 13 〈亞太地區安全觀：構建亞太地區和平發展大廈的行動指南〉，《人民網》，來源：<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009/c1001-25793078.html>，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2日。
- 14 〈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通過北京綱領和首份紀念性聲明〉，《國際在線》，103年11月11日，來源：<http://news.sina.com.cn/o/2014-11-11/183431128453.shtml>，檢索日期：2018年09月05日。
- 15 〈一帶一路高峰會：習近平發表開幕演說 盤點會議五大看點〉，《BBC中文網》，106年5月14日，來源：<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39912231>，檢索日期：2018年09月11日。
- 16 王在邦，〈專家點評2014 中國外交：大國外交新紀元〉，《中國評論新聞網》，103年12月17日，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35/3/2/3/103532340.html?coluid=202&kindid=11695&docid=103532340&mdate=1217103536>，檢索日期：2018年09月13日。

中國大陸經濟不是唯一因素，但的確是世界經濟復甦「最重要因素」。¹⁷

綜上觀之，中國大陸的外交策略並非只是講「排場」而已，講的是實質的「成效」；例如，在2014年1月20日中國大陸對外宣布習近平將赴俄參加冬奧會開幕式後，翌日的人民日報隨即評論稱此次單去單回、短短43個小時出席12場活動的行程，這是一種「短、平、快」式的「點穴」外交旋風，外育賽事長王毅隨後也表示此行「開創了中國大陸國家元首出席境外大型國際體育賽事的先河，是中國大陸外交實踐又一創新之舉」。此種外交模式，特點在於「快捷、高效、靈活」，對於周邊鄰近國家具有實效，中國大陸外交理論研究中心主任高飛則表示，「一個點可以影響一大片，這是點穴式外交的一大特點」。¹⁸由此可以說明，習近平的外交策略不但目的鮮明，而且講求成效，整體而言的成果是實質且顯著的。

二、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轉變

美國對亞太地區政策態度的轉變，可以從小布希(George W. Bush)執政時代說起，

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無可厚非的使當時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產生變化，開始以反恐主義為國家安全戰略的主軸。然而在經歷多年反恐戰爭之後，美國的國內狀態與國際形勢已出現巨大變化；首先，在反恐主義國家的合作下，已對基地組織(al-Qaida)與塔利班(Taliban)等恐怖主義勢力造成相當程度的打擊，¹⁹雖然未能徹底將其根除，但恐怖主義帶來的威脅已漸趨緩和。但是戰爭帶來的國防開支，成為一個龐大的包袱，造成了美國國內的經濟壓力；2008年以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倒閉為標誌的「金融海嘯」(financial tsunami)，無疑使美國國內經濟形勢雪上加霜。與此同時，當美國政府全神貫注在中東地區的反恐行動時，中國大陸在經濟與軍事上的大幅躍進也使亞太地區形勢出現重要變化，諸如：東協於2010年，與中國大陸建立「東協加一」的自由貿易區，²⁰南韓天安艦沉沒事件、²¹南海紛爭、釣魚臺衝突及延坪島事件，中國大陸強硬的應對與態度不但造成了周邊國家的壓迫感，也讓美國很難對這個亞太地區的「颱風眼」繼續袖手旁觀。所以前

17 〈中國經濟新時代讓世界充滿期待〉，《新華網》107年01月30日，來源：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1/30/c_129801457.htm，檢索日期：2018年09月13日。

18 〈解讀：習近平點穴式外交有何特點〉，《人民網》，來源：<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826/c1001-25543698.html&prev=search>，檢索日期：2018年09月15日。

19 蔡明彥、張凱銘，〈阿富汗戰後重建成效評估：戴蒙研究架構的應用與檢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3卷，第4期(2012年4月)，頁32-38。

20 〈東南亞國家協會〉，《維基百科》，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8D%97%E4%BA%9A%E5%9B%BD%E5%AE%B6%E8%81%94%E7%9B%9F>，檢索日期：2018年09月16日。

21 朱槐瑾，〈天安艦事件與中朝關係-一個新現實主義途徑〉，(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頁9-15。

總統歐巴馬在外交戰略採取了「改變」的態度，²²而川普政府上臺後，採取新的亞太新政策，更加重視亞太地區，並繼續更積極地參與亞太事務，與中國大陸發展建設性和以結果為導向的美「中」關係，²³以期能夠遏制中國大陸崛起、解決國內經濟問題，並防止未來在亞太地區的多元環境變化下，美國將無法維持其霸權與領導地位。

美國在小布希執政時期，為確保本土安全及打擊恐怖主義帶來的威脅，不得不在阿富汗與伊拉克集中注意力及投入龐大資源，直到美國有感於國際內外環境的變化，使繼任的歐巴馬著手調整美國的國家戰略方向，開始重視與增加對亞太地區的外交、經濟與相關策略的投入，逐漸將重心移往亞太地區；而繼歐巴馬公開宣稱自己是太平洋總統之後，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在2011年11月號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上，以〈美國的太平洋世紀〉為題撰文，再次表達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決心，並列舉六大方針：加強雙邊軍事同盟、與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新興大國開展關係、參與區域多邊組織、擴展經貿投資、增加軍事存在、及促進民主人權。²⁴文中同時強調涉入區域事

務與穩固國內安全兩者間的密切關係，以彰顯美國涉足亞太的必要性，也顯示亞太地區決定全球政治經濟的未來，美國將全面投入資源，重建在亞太地區領導地位，堅定明確指出強化對亞太地區在政治、經濟與戰略等層面的參與，將是美國未來的最主要任務之一。

過去20年全世界經濟驅動的主要核心在亞太地區，而美國在冷戰時代對於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但是今天的亞太地區，可以看到區域內貿易比重大幅提昇，中國大陸也無疑成為亞太經濟核心中最重要的引擎之一，相對的，美國的支配能力也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而出現下降。而近年來地區內的經濟秩序也出現重大變化，支配東亞30年的「雁行發展模式」在1990年代以後不再繼續，²⁵原本應扮演協助整合區域經濟發展的「亞太經合會」，並沒有發揮一定功能，所以區域內開始出現各式各樣的貿易協定倡議。換句話說，亞太經濟正處於一種轉型階段，過去美國在亞太地區經貿整合所扮演的的位置儼然已經被中國大陸取代，原本亞太地區對美國出口的模式，實際上是被亞太出口至中國大陸，再由中國大陸出口

22 黃介正，〈歐巴馬亞太地區行與美國亞太戰略轉型〉，《展望與探索》，第7卷，第12期(2009年6月)，頁1。

23 胡志勇，〈美國對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充滿戰略疑慮〉，《中評社》，107年02月01日，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9/6/1/8/104961809_2.html?coluid=137&kindid=7930&docid=104961809&mdate=0201000010，檢索日期：2018年09月10日。

24 辜樹仁，〈希拉蕊·柯林頓：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來了〉，《天下雜誌487期》，來源：<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8758>，檢索日期：2018年09月13日。

25 賴怡忠，〈歐巴馬時代的美國－亞太關係展望〉，《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3期(2009年春季號)，頁43。

至美國的「間接路線」所取代，雖然整體對美的貿易依存度仍然很高，但是整體在亞太區域的經濟發言力量、影響力已經在下墜，已不再以其馬首是瞻，可以說陷入不利的局面。

其次，在亞太區域安全上，一個對美國不具善意的中國大陸崛起，是改變亞太區域安全秩序的最重要事件。中國大陸軍力的提升，包含了有性能不斷提高的新型核子動力潛艦、隱形戰機、長程洲際飛彈的部署以及彈道飛彈準確度的大幅增加，甚至中國大陸還自行製造航空母艦。²⁶當然其中很重要的，外界對中國大陸軍力的發展解讀不一，而中國大陸認為自身是個大國，有發展足以與其政治及經濟身分相稱軍力的合理需求。但是由於中國大陸本身與周邊國家的邊界衝突議題已經大幅降溫，又沒有面臨主要威脅，眾所皆知中國大陸軍事預算卻逐年成長，成長幅度又遠超過解決臺灣問題的需求，也因其軍力發展高度的不透明，近年來已成為美、日及亞太各國關切焦點，美國能否提供亞太區域盟國、友邦的安全能力也因此開始受到質疑與挑戰。

另川普上臺後，雖然結束歐馬巴的「重返亞太」戰略，但從戰略層面來看，美國根本從沒有離開過亞洲，但他把北韓列為優先解決的議題，並以軍事嚇阻及經濟制裁來壓制北韓發展核武，同時加速在南韓境內部署薩德系統，在日本境內設置愛國者三型防空

導彈，更計畫引進最新型的「宙斯盾」導彈攔截系統，美日、美韓軍事同盟仍然是美國亞太戰略的兩大支柱，只是戰略重心從防堵中國大陸轉向壓制北韓。其次，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戰略路徑，似乎也沒有改變，尤其川普把亞太地區擴大為「印太地區」(印度洋-太平洋)，首度把印度與亞太地區連結並稱，這與印度的「東望政策」遙遙相望，更與安倍所推動從東南亞、澳洲至印度的菱形戰略不謀而合。換言之，在川普新亞洲政策的圖像中，中國大陸仍然是美國亟欲抗衡的潛在對象，只是換個名稱罷了。

從前面的論述中得知，美國現在所面對的亞太區域，無論在全球經濟環境的轉變所造成亞太地區重要性上升、或是美國國防能力的弱化及中國大陸崛起等因素，亦或是亞太各國出於本國國家利益與安全考量，也各有不同的區域戰略方針，各有各的盤算，是一個涵蓋政治、經濟與安全的多面且全面的區域環境，顯然已非美國口口聲聲所說「重返亞太地區」或「再平衡」等的戰略能夠輕易改變或主導的。

美「中」亞太競逐與衝突

隨著911恐怖攻擊事件的爆發，美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也因而深陷伊拉克與阿富汗戰場，高額的軍費支出加上2008年的金融海嘯，嚴重斷傷美國的經濟。此期間，中國大陸持續的經濟成長與加速軍力現代化，讓

26 〈美媒：中國第二艘航母戰力強大〉，《中國新聞評論網》，民國107年01月18日，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9/4/5/7/10494577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4945772>，檢索日期：2018年09月18日。

亞太地區的權力局勢產生微妙的變化，美國的影響力逐漸受到波及並弱化，而在這個地區內每個國家綜合國力的增長，都會連帶影響此地的權力結構，除中國大陸之外，日本與印度也在崛起之列，且擁有自己的戰略意圖，因此，亞太地區的權力格局，已從冷戰結束後初期美國主導的平衡態勢，轉而呈現多強競逐的局面，而其中又以美國與中國大陸較勁的狀況最為明顯。然而亞太地區涵蓋全球地表面積的52%，在所屬的36個國家內共計有36億人口，全世界二分之一的貿易量在亞太地區，是絕大多數能源供應的運輸要點，而全球最大的三個經濟體－美國、中國大陸、日本等國，也全都位於此，等於是全球經濟的關鍵命脈，有著全球最為繁忙的國際海洋通道與重要港口；同時亦為全世界軍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區，有7大軍事強權以及5大核武擁有國家，因此，這個地區所面對的戰略複雜度也是獨一無二的，而無論是對中國大陸、美國、或是日本等國，意欲在此獲取與維繫利益的強權國家而言，其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²⁷

美國目前的亞太地區戰略，在軍事和經濟方面都聚焦於深化本身與盟、友邦間的關係與安全架構，包括建立新的夥伴關係，以及強化多邊的合作，而基礎在於原來就有的關係必須深化，增加互信，新的夥伴則需

增加合作機會以建立關係，確保能在亞太地區建立深厚的盟友關係，進而增加經貿合作及加強軍事上的部署。這種觀點和中國大陸在亞太的外交戰略可說是不謀而合的，中國大陸同樣也在亞太地區積極地建立經貿合作及軍事交流的關係。而隨著亞太地區在世界戰略格局中的地位不斷上升。一方面，中國大陸國家利益向太平洋延伸，東海、南海、黃海、臺海與之連動，事關中國大陸核心利益；另一方面，美國啟動亞太「再平衡」戰略，加大對該地區的外交、經貿關切及軍事力量布局，使得兩國之間的戰略利益及矛盾逐漸加溫，形成美「中」兩國在亞太地區狹路相逢、暗潮洶湧、潛在衝突不斷的態勢。²⁸

一、美「中」的關係與互動

中國大陸習近平在2017年11月9日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與到訪的美國總統川普舉行會談後向媒體指出，「美『中』兩國的發展相輔相成、並行不悖，美『中』各自的成功符合雙方共同利益。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美『中』兩個大國在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全球發展繁榮方面擁有共同利益更多，肩負責任更大，合作空間更廣。一個健康穩定發展的美『中』關係不僅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對兩國來說，合作是唯一的正確選擇，共贏才能邁向更好的未來。」。兩國總統同意繼續透過多

27 謝亦旭，〈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對區域權力結構之衝擊與影響〉，《戰略與評估》，第5卷，第3期(2014年9月)，頁2。

28 陸忠偉，〈習大大：要合作社，不要角斗場！-關於中美關係的最帥回應〉，《萬花鏡》，來源：<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www.wanhuaqing.com/d7741&prev=search>，檢索日期：2018年09月18日。

種方式保持密切聯繫，即時就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交換意見，並同意充分利用美「中」外交安全、全面經濟、社會和人文、執法及網絡安全等4個高階對話機制，共同努力取得更多成果。²⁹話鋒一落，美國軍方就在今(2018)年1月17日及3月23日分別挑戰在南海進行「航行自由」計畫(FONOPs)，³⁰媒體報導這次假想目標極可能鎖定中國與菲律賓有主權爭議的島礁，而菲律賓與美國在5月7日擴大展開「肩並肩」(Balikatan)年度反恐軍演，由於深怕再度引發中國大陸官方強烈反彈，實彈演習不開放媒體採訪。³¹由此可見對於美「中」兩國而言，亞太地區是兩國利益交織最為密切、競爭亦最為激烈的區域，美「中」在亞太地區的互動和博弈，既為構建「美『中』新型大國關係」提出了現實挑戰，也可作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試驗場域。

目前美「中」在亞太彼此間的核心問題是經濟和安全問題上的衝突，一個是逐漸被中國大陸主導的「經濟亞洲」和另一個仍然

被美國主導的「安全亞洲」。³²對亞太地區的每一個國家而言(包括所有的美國軍事同盟和戰略夥伴)，中國大陸都已經成為比美國更為重要的貿易夥伴。但無可諱言的是這些國家對於中國大陸的迅速崛起並不放心，紛紛加強軍備並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軍事聯繫來制衡中國大陸。「經濟亞洲」和「安全亞洲」非但不能相輔相成，反而互相衝突。即使在經濟一體化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也仍然存在著分化成不同陣營的危險。如中國大陸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不包括美國，而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不包括中國大陸。為了破解亞太地區TPP和RCEP兩軌並行的經濟一體化趨勢，習近平曾在2014年11月APEC會議上再次呼籲推動亞太自貿區的發展進程。亞太自貿區能否成為現實，很重要的一點是美「中」雙邊投資協定(BIT)能否取得進展，如果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能夠實現雙邊投資協定，意味著兩大經濟體相互融合，自然引導TPP、RCEP今後將逐漸整合與改進，防止亞太地區

29 盧伯華，〈習近平與川普會見媒體：達成多項重要共識〉，《中時電子報》，106年11月09日，來源：<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109005807-260408>，檢索日期：2018年09月18日。

30 美國海軍執行FONOPs可追溯到1979年開始，該計畫構成了目前美國以「軍事實力」挑戰沿海國試圖以不合法的理由阻止他國船舶進入該國主張的海域，美國藉以維護海上貿易的利益。長久以來，美國通常採取兩種方式表達其對自由航行的堅守，第一個方法是先透過國務院採取外交途徑，對其他沿海國不符合國際法的法律、規則或其他主張，也就是對所謂的「過度海洋權利主張」予以外交抗議；第二個方法則是透過國防部，採取實際上的執行行動(軍事活動)以抗議過度海洋權利主張。林廷輝，〈川普政府時期的自由航行計畫〉，《自由時報》，107年05月17日，來源：<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428887>，檢索日期：2018年09月18日。

31 郭中翰，〈菲美肩並肩演習登場 規模較去年大〉，《中央通訊社》，107年05月07日，來源：<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805070299-1.aspx>，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0日。

32 花俊雄，〈如何在亞太地區落實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海峽論壇》，299期(2015年11月)，頁18。

被劃分為不同的貿易集團。

而在安全問題上就更複雜了，首先是南海，近年來南海局勢在龐大利益的加持下持續升溫。不過，無論美「中」最新一輪南海問題的隔空喊話出於什麼目的，南海衝突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為避免衝突，華府試圖不讓小衝突擴大成美「中」間之對抗。然而美國選擇在南沙群島島礁上進行危險的挑釁舉措，等於和中國大陸在南海領土主張問題上直接攤牌，美「中」就南海問題的直接交鋒愈發頻繁，雙方措辭強硬，互不相讓。華府以其次要利益挑釁北京的核心利益，此舉已瀕臨與北京發生衝突的或然機率。外界更擔心美「中」之間是否真的會因而引起摩擦或發生更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在美「中」雙方不明底線和意圖的情況下，發生偶發性空中碰撞並導致事件升級的可能性大增，雙方在南海上的較勁很可能會導致雙邊關係整體持續惡化，如果雙邊關係陷入惡性循環，美「中」以及亞太地區的其他國家都面臨著巨大風險，沒有一方會是贏家。³³

其次是臺灣問題，中國大陸在國際上、尤其對美國，強調的是「一個中國原則」，內容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政府。」，而任何代表臺灣將獨立，甚至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意念傾向，

都可能觸犯中國大陸底線，造成中國大陸和美國間的衝突，進而影響兩岸和平。2016年3月，習近平曾表述「沒有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就會地動山搖」，而同年6月，當時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女士訪美期間，向美國保證三件事：「維持現狀、維持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承諾對九二共識求同存異」。美國政府不但突破慣例高規格接待蔡英文，並在事後宣稱這次蔡的訪美行是成功的，³⁴這也就代表說：「臺灣的未來，並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沒有美國的支持和中國大陸片面的讓步，臺灣要走自己的路是不太可行的，尤其是在確定由民進黨完全執政後，不論是在執政黨內部、國會甚至社會氛圍，都更明顯的遠「統」而近「獨」，這樣的發展，明顯會讓美「中」間為了臺灣問題產生激盪。

除此之外，美「中」之間還有「南、北韓」、「人權分歧」、「對日關係」、「貿易逆差」及「無戰略合作」等等問題，³⁵而美「中」兩國，一個是在亞太地區擁有豐富的勞力、資源、成本優勢、廣闊的市場和無可限量的發展潛力。一個是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經濟、科技實力的國家。美「中」兩國的關係，將直接影響到亞太經濟的發展。就美「中」當前關係而言，無論在政治、意識型態還是經濟貿易等方面都存在諸多問題，相對也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未來在處理亞太

33 趙國材，〈習近平訪美之行，任重道遠〉，《海峽論壇》，297期(2015年9月)，頁5。

34 〈習近平忍耐 歐巴馬無奈 台灣鬆口氣〉，《新新聞》，104年09月30日，來源：<http://www.new7.com.tw/NewsView.aspx?i=TEXT20150930154508BLN>，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0日。

35 劉北辰，〈維持現狀，贏取中國快速崛起的時間〉，《海峽論壇》，297期(2015年9月)，頁9。

地區事物以及全球性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都必須更加成熟而有智慧，否則造成的浩劫，將不是單單亞太地區能承受得了的。

二、美「中」的矛盾與焦點

強權國家所具備的要素是由人口、土地(疆域)、天然資源、經濟力、軍事力、政治穩定等建構組合而成，但要鞏固強權的地位卻唯獨不能沒有經濟力的支持，前蘇聯便是明顯的例子。而從90年代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靠著其經濟實力崛起，明顯可算是目前世界的主要強權之一，其綜合國力的成長，乃至於對外界的影響力也已大幅擴張；中國大陸長久以來遵循著鄧小平的外交指導，奉行「韜光隱晦，絕不當頭」政策為準繩。因此，中國大陸在引用「中國崛起論」是倍具謹慎、顧忌的，故隨後由「和平崛起論」代之而起，以順應國際潮流。³⁶這與中國大陸在世界事務的角色演進有關，也要避免重蹈如二戰德國、日本及冷戰時期蘇聯的覆轍。換句話說，當「中國威脅論」持續在國際瀾漫之下，中國大陸持續透過「和平崛起」的理念塑造愛好和平形象，以降低世界對其負面觀感。然而，現在的中國大陸究竟是美國的敵人還是朋友？至少在美國國內的辯論並未結束。³⁷而美國要怎麼看待中國大陸這樣的

對手，是否要使其在國際間更具操縱國際事務的份量？從種種事跡已可以顯見，中國大陸的崛起已成為後冷戰(post Cold-War)亞太新強權及國際秩序的重要變數。³⁸這已不是單方面思考的問題了，這比冷戰時期對蘇聯的「圍堵」還困難，因為面對蘇聯只集中於軍事領域等安全議題，而當今美「中」關係既有「安全」考慮也有「經濟」因素。因此，當前或未來的美「中」互動對世界的權力分配將會帶來深遠影響，尤以亞太地區最為優先及關鍵。

如果說現今的中國大陸是世界的中心，是言之過早，但若純粹在區域影響上，現今的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已經是實質的強權；雖說在亞太地區，中國大陸仍是與美國、日本、東協分享及競爭權力，而漸漸的印度也將進入舞臺。亞太地區對中國大陸而言，似乎並不是所向披靡，因為競逐者眾、變化也多，所以整體來看，美國現階段仍是區域間最有力角色。事實上，中國大陸的狀況也使得美國必須重新思考在面對新興大國崛起時，是否仍可援用冷戰的經驗，即透過軍備競賽、貿易管制、宣傳戰與秘密行動等多重手段以達到圍堵或嚇阻等目的。然而此一時彼一時，參照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中國大

36 宋念申，〈和平崛起，中國發展之路〉，《人民網》，93年04月23日第三版，來源：<http://www.people.com.cn/BIG5/guoji/14549/2468634.html>，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1日。

37 高朗，〈美現實主義外交下的兩岸政策〉，《國政評論》，來源：<https://www.npf.org.tw/printfriendly/140>，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0日。

38 〈王崑義解讀新軸心時代與中國的崛起〉，《中評社》，104年11月14日，來源：http://www.crntt.tw/doc/1040/0/3/1/104003178_2.html?coluid=93&kindid=11470&docid=104003178&mdate=1114002321，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2日。

陸與蘇聯的整體國力、外交手段及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等來進行檢視，顯然冷戰時期的作法已不再適用；諸多因素所造成的影響，如國際大環境的改變，加上美國的經濟衰退、亞太地區的多元化與區域整合趨勢、中國大陸對和平發展的強調，以及美「中」兩國間的緊密經貿連結等等，皆說明美國不應也無法將中國大陸單純定位為敵人，至少在面對亞太區域的事務上是不行。

雖然，現階段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仍有優勢，但就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分析，以國家為單位並未考慮崛起中的大國與既有霸權形成某種結盟態勢，這將使崛起形勢對既有霸權不致產生直接挑戰。³⁹這是在現實上彼此間切不斷的既定事實，所以美國既承認美「中」之間存在著共存共榮的經貿連結，也無法否認中國大陸國防建設的快速發展已影響到其在亞太地區塑造的霸權地位；同樣的，當中國大陸審視、定位美「中」關係時，同樣也將為這種競爭與合作並存的狀態而感到困擾，甚至無法認同美國現階段之發展；可以確定的是，雙方關係的模糊定位直接影響其亞太政策的核心：既不能無視彼此的共同利益與連結而進行嚴密圍堵及對抗，也不能一味強調和諧合作而不加防範。

在這種複雜又曖昧的關係下，可以看見在亞太的問題上美「中」間將保持積極而正面的交往，除既有對話機制外，高層領導

人也頻繁互訪，針對經濟與安全領域中的各項重要議題交換意見並尋求合作。如前美國國防部長Leon Panetta在2012年9月的訪「中」行程中，直接邀請中國大陸解放軍一同參加2014年環太平洋演習(RIMPAC)，⁴⁰這樣的軍事交流是不可能出現在完全「敵對」的兩國之間，反而是一種「互信」的示好方式；但在另一方面，透過相關政策報告，美國也多次表示對中國大陸國防實力的快速提升與其不透明的戰略意圖感到憂心。這是必然的，因為中國大陸軍事力量的膨脹勢必使美國未來在亞太地區的存在與行動自由受到制約。據此，相關報告文件先後強調美國必須維持充分的軍事實力，並強化與區域盟邦的合作。這類論點與相關作為常被外界解讀為是針對中國大陸的制衡與防範，從而對美「中」關係的發展前景造成負面影響。兩種看似相互抵觸的立場說明了當前美國政府追求的敵友平衡：對中國大陸定位的雙重否定—「既非敵人，亦非朋友」，導致了具體政策上的雙重肯定—「既需合作，也需防範」。

競合關係下的臺灣立場

隨著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實力的快速崛起，不僅改變了全球與亞太政治經濟的樣貌，更使得長久以來夾在美「中」兩大強權下臺灣的地位和重要性不斷的被拿出來探討。其中在華府一直以來皆有提倡所謂「棄

39 石之瑜，〈美中夥伴關係化解中國崛起的挑戰〉，《海峽評論》，第225期(2009年9月)，頁15。

40 張凱銘，〈多重平衡觀點下的美國亞太戰略〉，《APEC通訊第157期》，101年10月，來源：<http://www.ctasc.org.tw/02publication/APEC-157-p07-09.pdf>，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1日。

臺論」的主張，⁴¹例如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研究員Paul V. Kane曾於2011年在紐約時報投書，呼籲當時歐巴馬政府應當終止對臺軍售以及其他相關的軍事合作關係，用以交換中國大陸龐大的經貿利益。雖然隨即遭到美國在臺灣官員駁斥，⁴²但這樣如此明確要求美國政府為了換取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龐大利益，進而犧牲臺灣的呼籲，無論其可行性為何，充分顯示出了在中國大陸崛起下，美「中」臺三邊關係的微妙變化。臺灣到底該如何面對時不時就出現的棄臺論主張？以及在當前美「中」競爭亞太區域政經主導權的情形下，臺灣的角色為何？又應如何面對挑戰及贏得機會？

一、形成亞太區域重要戰略價值

我國位處第一島鏈中央，亦是重要航道樞紐，戰略位置是中國大陸能否真正跨出第一島鏈、邁向海洋強國的關鍵所在，臺灣既是大陸海岸線的重要屏障，也是進入太平洋之最近的墊腳石，中國大陸認為若不能掌握臺灣，中國大陸就難以成為一個真正海權大國。由於中國大陸把海權發展與臺灣地位歸屬問題連結起來，意味著中國大陸爭取臺灣的動機除了國家主權的政治因素外，亦加入

軍事因素，將使中國大陸對臺灣之野心更加堅定。⁴³習近平曾說：「無論從地理方位、自然環境還是相互關係，看周邊對我國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中國大陸有14個陸地鄰國，陸地邊界線共2萬2千餘公里。地緣環境決定了中國大陸必定要把大量的外交資源傾注到周邊關係中，但是中國大陸所謂的「和平發展」卻並未減滅周邊國家的戒心，甚至還相互存有敵意，具體而言，中國大陸的地緣環境上在北邊有俄羅斯，東有日、韓，南有南海7國、印度等，在西面有藏蒙，而由於歷史原因，中國大陸幾乎和大多鄰國都曾存在領土爭議問題，在這樣的惡劣處境下中國大陸應該可以說是四面受敵。

但是基於現今的中國大陸經濟與軍事條件實力下，周邊國家與中國大陸雖有爭議，但多半各國都噤若寒蟬，反之，甚至多半以國家現實主義立場寧可選擇投向中國大陸的懷抱，更有不少曾與我國有邦交關係的國家也紛紛與我斷交急與中國大陸建交。我國目前外交部網站所公布的邦交國僅有17個國家(如附表)，探究其原因很顯然地，就是中國不斷在國際間打壓我國的結果；⁴⁴中國大陸向來也慣於實施兩手策略，一面倡導中國大陸

41 〈美台關係2011：美中關係之棄台論〉，《美國之音》，100年12月28日，來源：<http://www.voacantonese.com/a/article-20111228year-ender-us-policy-abandon-taiwan-136307868/936562.html>，檢索日期：2018年9月22日。

42 〈紐約時報讀者投書：美國不應放棄臺灣〉，《遠景基金會》，來源：<http://www.pf.org.tw/Pages/ResearchManage/ResearchDetail.aspx?id=16104>，檢索日期：2018年9月22日。

43 蔡榮祥，〈中國崛起與南海衝突：臺灣在亞太秩序中之戰略影響〉，《遠景基金會季刊第十九卷第一期》，107年1月，來源：<http://www.pf.org.tw/files/5967/D08AFBE4-5EE2-410A-AF41-23DFDA1D68B1>，檢索日期：2018年9月25日。

「國家」和平發展；另一方面卻又積極進行全球戰略，並大肆掠奪周邊各國戰略資源，與亞洲各國形成在經濟貿易上合作配合，而在政治主張上卻南轅北轍相互悖離的新亞洲合作組織不倫現象，美國縱然殫心竭慮想介入主導，以維其亞洲地位，看來卻是力有未逮。

美國在亞洲雖有日本為其軍事盟友，但是面對中國大陸這般的勁敵，仍是投鼠忌器。而中國大陸在2014年5月時擔任主席國的第四屆「亞信會議」中，習近平嚴正提出的「亞洲新安全觀」與「亞洲新安全秩序」，其核心內容就是以「亞洲人主導解決

亞洲事」與「用亞洲的方式來解決亞洲的問題」，欲拒止美國於太平洋以東地區，成為亞洲區域霸權的狼子之心是展現無遺。⁴⁵如此，我國未來在國際地位上仍然會取決於中國大陸的態度，國際外交處境上更將是倒懸之危。

二、積極發展經貿維繫三方賽局

面對越來越強大的中國大陸近來頻派出軍艦或軍機繞島巡航臺灣，引發臺海緊張，⁴⁶臺灣可以有幾個選項，首先是硬碰硬的方式：加強國防甚至發展核武，為了臺灣的自主與未來，不惜一戰。其次為維持現狀。最後則是被迫接受香港模式的一國兩制政策。第一個選項，加強國防必須有強大的經濟及可投資的資源為後盾，以現在臺灣的經濟局面來看並不樂觀，已沒有實力和中國大陸進行無上限的軍事競賽，而且在軍事發展上已經落後中國大陸，想要迎頭趕上是不現實的；而發展核武不僅不可能獲得美國支持，更不可能為國際社會所接受。第二個選項，雖然這是美國甚至可能是臺灣多數人的最佳選項，但這關乎中國大陸方面的耐心，實際上的路線會越走越窄，直到臺灣本身失去戰略地位，成為棄子，那就得不償失了。第三個選項，接受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則是不可能獲得臺灣內部民眾的接受。這種看似無

附表 2018年中華民國邦交國一覽表

地區	國家	國家
亞太地區	吉里巴斯	馬紹爾群島
	諾魯共和國	帛琉共和國
	索羅門群島	吐瓦魯國
非洲地區	史瓦濟南	
歐洲地區	教廷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貝里斯	瓜地馬拉
	海地	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	巴拉圭
	聖克羅斯多福及尼維斯	聖露西亞
	聖文森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2018年9月22日，來源：<https://www.mofa.gov.tw/AlliesIndex.aspx?n=0757912EB2F1C601&ms=26470E539B6FA395>，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2日。

44 〈「朋友」愈來愈少！為什麼邦交國對我們如此重要？〉，《聯合新聞網》，107年08月22日，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12429/3322848>，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0日。

45 花俊雄，〈如何在亞太地區落實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海峽評論299期》，104年11月號，來源：<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7394.html>，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1日。

46 周志豪，〈中共軍機「繞島巡航」？國防部：只是常態長航訓練〉，《聯合新聞網》，107年04月20日，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3097464>，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6日。

解的難題，對臺灣而言是一個夢魘，脫離不了干係的美國則更顯尷尬，美國顯然不想要看到兩岸實質統一，因為美國任由臺灣被中國大陸統一，則將會根本性的動搖美國在全球盟邦的保證效力，使得美國成為一個再也無法依靠的盟友，對美國在全球的強權地位與國家利益將造成不可恢復的重傷害。⁴⁷

但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大陸政經力量的快速崛起，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經貿利益相當龐大，即便現今中國大陸尚未放棄武力犯臺，以及美國也一再強調對臺六項保證，和基於臺灣關係法提供臺灣防衛性武器等政策保證，⁴⁸但期待美國在兩岸若發生戰事時，大舉派兵馳援臺灣，在中國大陸崛起下的今天，似乎也越來越成為不切實際的想像。對此，在中國大陸崛起的情形下，臺灣的選擇空間似乎越來越少；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陳亮智表示：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中國大陸正藉著「先經濟後安全」的策略，逐漸的裂解美國在亞太盟邦對美國的依賴，並且從過去美國亞太盟邦「經濟依賴美國、安全依賴美國」的情形，轉變成「經濟依賴中國、安全依賴中國」的雙重依賴轉移的最終現象，但此一現象事實

上對於不同國家所造成的影響，也會有所不同。⁴⁹對於美國東亞三個重要盟邦(日本、南韓、臺灣)，中國大陸崛起產生了不同的影響結果；基本上日本與南韓是呈現「經濟依賴中國，安全依賴美國」的「分裂式依賴」，而臺灣極可能會是「經濟依賴中國，安全也依賴中國」的「匯聚式依賴」。

自從馬總統2008年上任後，積極推動兩岸各項工作上的合作關係，兩岸業已簽署數十項相關合作協議，對這樣的兩岸經貿交流結果，卻引發許多民眾的不滿，亦有許多人不僅提出相關協議執行成效不佳外，亦指協議談判過程更是充滿黑箱與不透明；這樣對於兩岸經貿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兩岸相關協議談判不夠透明且迴避國會監督的民怨，即在立法院宣布通過服務貿易協議後，引爆了2014年3月18日的太陽花學運。這也確實根本改變了兩岸關係的互動與格局。⁵⁰學運發生後，讓兩岸各界開始注意到臺灣青年世代的聲音、臺灣不同階級的焦慮，以及三中一青(中下階層、中南部、中小企業、青年)的聲音，開始進入兩岸關係的議程，修正過去兩岸經貿利益被少數人把持與壟斷的狀況。太陽花學運除了一改臺灣社會內部對於兩岸關

47 江靜玲，〈陸軍機雙向繞台 美國務院重申：反對片面改變現狀〉，《中時電子報》，107年05月12日，來源：<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512000971-260408>，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8日。

48 〈美國國防部：讓台灣有能力抵禦攻擊，提供台灣防衛武器毫不動搖〉，《美國之音》，106年12月22日，來源：<https://www.storm.mg/article/375819>，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8日。

49 陳亮智，〈中國崛起對美日、美韓、與「美台」同盟關係的影響與挑戰：從經濟到安全「雙重依賴轉移邏輯的分析視野」〉，《亞太研究通訊》，第9期(2011年7月)，頁119。

50 林顯明，〈服貿爭議 全民皆輸〉，《台灣醒報》，103年03月24日，來源：<https://anntw.com/articles/20140324-Auf3>，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0日。

係討論的氛圍，實則也成為了兩岸關係的煞車關鍵，讓臺灣內部有更多的時間與機會審慎的評估相關議題(服貿、貨貿等)的需求與影響。⁵¹由此觀察，兩岸經貿談判似乎進入到了停滯期，但隨著中國大陸提出亞投行的提議，臺灣即在最後一刻，表達了積極參與的意願，雖然最後並未能如願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會員國，但卻獲得了美方的初步認可以及中國大陸的善意回應；就此似乎開啟了美「中」臺三邊關係新的賽局，亦為美臺關係調整鋪排了繼承的道路。⁵²

三、積極參與國際融入區域整合

美國重返亞太政策的前期，臺灣事實上並未被賦予重要的戰略地位和角色，但隨著中國大陸於亞太地區相繼宣布一帶一路、亞投行等重大區域戰略政策，並表示歡迎臺灣參與亞投行的立場後，美國對臺的立場與態度亦有所改變。其中於104年6月1日訪臺的美國務院經濟暨商業事務局助理國務卿芮福金(Charles Rivkin)表示：「臺灣已向全世界證明

是個重要經濟體。臺美經濟關係密切，臺灣已超過印度、沙烏地阿拉伯，變成美國第十大貿易夥伴。美國超越日本，成為臺灣第二大貿易夥伴，兩國還有更多合作領域，可以進一步討論」。⁵³另外在軍事合作上，美國聯邦眾議院通過《2016年國防授權法案》，其中一項修正案要求美國國防部2017年若邀請中國大陸解放軍參加環太平洋軍演，必須邀請臺灣軍方參加。此外，美國聯邦參議院亦在該法案內容中載明：「應鼓勵臺灣參與美國演習，包括空對空實戰訓練及在阿拉斯加州艾爾森與內華達州奈里斯空軍基地演習，即『紅旗』演習」。⁵⁴美國眾議院與參議院所通過的決議，無疑為臺美軍事合作注入一劑強心針，讓臺美軍事合作有更加穩固與堅實的基礎，而總體來看臺美無論在軍事合作或經濟合作議題方面，目前皆朝向積極與正面的發展。

從上述可見，近來美「中」臺關係與亞太情勢的變化，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發生

51 〈面對太陽花肆虐後的現狀與未來〉，《中時電子報》，106年03月18日，來源：<https://opinion.chinatimes.com/20170318003654-262101>，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8日。

52 〈當前美中台關係之發展：美中競合下台灣的機會與挑戰〉，《台灣新社會智庫》，來源：<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5%85%A9%E5%B2%B8%E5%9C%8B%E9%9A%9B/6712-%E7%95%B6%E5%89%8D%E7%BE%8E%E4%B8%AD%E5%8F%B0%E9%97%9C%E4%BF%82%E4%B9%8B%E7%99%BC%E5%B1%95-%E7%BE%8%E4%B8%AD%E7%AB%B6%E5%90%88%E4%B8%8B%E5%8F%B0%E7%81%A3%E7%9A%84%E6%A9%9F%E6%9C%83%E8%88%87%E6%8C%91%E6%88%B0>，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0日。

53 〈總統府新聞稿：總統接見美國務院經濟暨商業事務局助理國務卿芮福金(Charles Rivkin)〉，《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來源：<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4818&rmid=514>，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0日。

54 〈美參院軍委會 挺台參加紅旗演習〉，《自由時報》，104年05月24日，來源：<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883077>，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0日。

前，兩岸關係快速發展，幾乎是每半年兩岸就會簽署相關的經貿協議，即便過程中引起國內相當多的不同意見、也引發許多兩岸經貿互動可能對社會層面產生負面影響的討論，但政府依舊維持其一貫的立場與速度推動兩岸關係的快速發展，而學運讓臺灣社會內部更謹慎的討論相關的問題，也對兩岸關係產生實質降溫的作用；總體而言，2014年以前兩岸關係快速發展，2014年以後兩岸關係則出現停滯或減緩的發展趨勢。⁵⁵而從另一方面來看，臺美關係的發展，則與兩岸關係出現相反方向，2014年以前美國對於臺灣在重返亞太政策的戰略位置，一直維持著模糊的立場與態度，但隨著2014年後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愈加清晰明確，美國亦開始重新重視臺灣在重返亞太政策中的角色與地位。由此可知，臺灣與美「中」的關係發展趨勢，臺灣在面對美「中」兩大國時，該如何找到自己最佳的有利位置，並且尋求利益的最大化？這個問題不僅是政府必須加以思考，更是國內社會急需凝聚共識的問題。另外，雖然當前中國大陸與美國分別對臺灣加入亞投行與TPP皆表現出善意的態度，但尚未有具體的實際作為。到底，臺灣在美「中」競合下該如何自處？以及該如何爭取美「中」當前僅有口惠的態度表達，進一步落實成實惠的經貿果實？皆有待臺灣以更多元的策略在兩大強權國家的三方博弈中，獲取最佳利益與結果。

結 論

自從川普推出「印太戰略」之後，臺灣是否應該納入印太戰略中，一直受到討論，去(106)年川普在美國的國安戰略報告中，首次將臺灣與美國在印太區域的軍事與安全相連結。川普說美國將根據「我們的一中政策」，維持與臺灣的強健關係，這包括在《臺灣關係法》下的對臺承諾，提供臺灣合理防衛所需，以達嚇阻脅迫。另一方面，在以「印太」取代「亞太」的新形勢中，印度、澳洲、印尼都是我國推動新南向所要擴展交流的南方大國，積極增進與這些國家的實質關係，相當重要，不能只是喊口號。

原本被執政黨寄予最高期待的美國總統川普，儘管上任前和蔡英文總統通了電話，並簽署《國防授權法》、《台灣旅行法》等友臺法案；然而首度在臺召開的「美臺國防工業會議」，美方並未派高階官員與會，美國在臺協會AIT新辦公室啟用，也沒有高階官員共襄盛舉，甚至陸戰隊駐防AIT也出現變數。事實上，「三報一法」始終是華府中國政策的三大支柱，川普雖使用挑戰「一中原則」的暗示性言語，也擺出不惜和北京打貿易戰的強硬姿態，但結果美「中」貿易談判峰迴路轉，雙方達成初步協議，美「中」關係鬥而不破，未來仍是可預見的。

務實地說，全球局勢因美國川普政府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中東地區，不

55 〈台美關係迎向新局面〉，《自由時報》，107年06月12日，來源：<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208153>，檢索日期：2018年09月27日。

論是敘利亞內戰或以巴加薩走廊衝突，乃至撕毀《伊朗核協議》，中東種族和宗教對立新火種已點燃，美國恐怕已無餘力在臺灣問題上挑戰北京。原本瀕臨戰爭危機的朝鮮半島，在兩韓領導人「平壤峰會」並簽署《平壤共同宣言》後，綻放出和平的契機。北韓金正恩的改變告訴世人，危機或轉機端視國家領導人能否審時度勢，掌握時機做出關鍵性調整。

臺灣必須在短時間內融入區域整合才能和全球接軌，然臺灣與中國大陸過去的合作和交流關係同樣也產生兩難困境，一方面，擴大與中國大陸經濟交流可以降低緊張關係；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並沒有放棄以武力威脅臺灣的策略和部署，臺灣與中國大陸應理性地選擇並保持一定的距離，但若不調整兩岸官方對立局勢，臺灣加入區域整合的機會將等於零。因此，筆者認為我國應藉此氛圍下，對中國大陸改採搖擺態度使美國緊張，讓我國與日、韓、紐、澳等國一樣成為其在亞洲戰略中，不可或缺的共同新型區域聯防體系成員，再以堅定的信念與各國共同發展出對我國形勢有利的防衛機制，方能確保我國家生存安全與穩定繁榮。而軍事合作上則積極選擇深化與美國的關係，除增加防衛的安全之外，同時也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不受制於中國大陸的主權牽制和要求。

在過去的臺美關係發展中，美國和臺灣一直維持緊密的軍事合作伙伴關係，且美國是臺灣安全保障的守護國，安全上的防衛無法用經濟利益的獲利來加以取代。綜觀之，

在外交選擇的優先順序上，國防安全有時比國家利益更為重要，雖然這樣的戰略可能會帶來負面的影響，但對國家以生存作為最重要的目標來說，這是必然的利弊得失，也是審慎衡量下所採取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所以，我國政府必須盡最大能力審慎調整臺美與兩岸新政策，方能為國家及全民帶來更好的發展與未來生活。

作者簡介

尹秀媛上校，國管院女官班86年班、國管院指參班96年班、國管院人力資源暨決策所100年班、國管戰略班102年班；曾任人事官、人事行政科長；現任空軍指揮參謀學院上校教官。

黃獻忠先生，備役上校，空軍官校77年班、情報參謀軍官班、空參院93年班、戰院100年班；曾任飛行官、作參官、訓參官、情參官、分隊長、作戰長、副隊長、基勤大隊長、國防大學戰爭學院戰略教官、中正預校教育長、空官校總務處處長、空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參謀長。

